

紀念法顯大師堅毅求法的宗教精神

● 陳清香

釋迦世尊以一大事因緣降生於世，成等正覺，開演佛法，濟度眾生，滅後五百年，其教義主要流傳在印度境內，直到公元一、二世紀之際，才有大月氏人建立貴霜帝國，將佛法弘傳於中亞、中國。而漢末、三國、兩晉之際，中土佛教所以能勃然隆興，除了西域高僧的東來外，中土比丘也絡繹不絕奔馳於絲路西行求法。這些齋著經像，抱著偉大宏願的旅行僧們，冒著嚴寒酷暑，走經流沙，越過雪嶺，千辛萬苦，只為求取更多的經典，更完備的戒律，讓廣袤漢地的子民，都能領受更真實的法味。

公元二世紀至七八世紀之間，中土僧人們的求法熱忱始終不減，但西行者因旅途遙遠艱困，有的病死他鄉，有的滯留佛國學法不歸，只有少數歷千百難不改初衷，將經藏攜返漢地，使得中國也有較完備的三藏戒律。當佛教逐漸在印度式微之後，我國的佛法卻興盛繁衍，傳承千餘年而不衰，這些冒九死一生求法的高僧對佛法在中國宏傳的貢獻，千載以下，讀其傳記履歷，莫不令人低迴讚歎，感動不已，其中法顯更是典範。

後秦弘始元年（三九九），法顯在長安因遺憾律藏殘缺，而與慧學等數位同伴相偕從長安出發，踏上西行取經之途，法顯等人由秦入涼，經河西走廊，過敦煌進入西域，沿途參訪了鄯善等五個佛國；越過蔥嶺至西北天竺，在印度河流域遍履十個小國，再南入中天竺，參訪恆河流域摩頭羅諸國，並瞻禮佛陀的誕生地、成道地、說法地及涅槃處等聖跡。

法顯約在公元四〇五年到達大乘佛教興盛城邦的巴達弗城，在此停留了三年，學習梵語及抄寫經律。其後沿恆河東下，至南岸的瞻波國、多摩梨帝國，由於該地佛教興盛，乃居住二年，以便抄錄佛經及繪畫佛像。

大約公元四一〇年法顯乘商船到師子國，那是一個寺塔林立，僧眾雲集，佛像莊嚴的國家。法顯在此抄寫《彌沙塞律》及《長阿含經》等，二年後，再搭商船啟程歸國，途中遇大風，船漏進水，旅客拋棄粗重行李以解危，法顯一心默念觀音菩薩聖號，並發願「歸命漢地眾僧」、「遠行求法，願威神歸流，得到所止」。

很幸運，漏船修好，能續航前行，歷九十日到達耶婆提國（或謂今爪哇島），停留了五個月再換乘另一艘往廣州的商船，航行一月，因遭遇狂風暴雨，旅客恐慌，有人提議將法顯丟下船去，法顯則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。危急中，幸有善心施主力排眾議，法顯才得以免難。船行原只有五十日航程，過了七十日仍未見岸，

糧水匱乏，眾人苦撐，後船改航向，又經歷十二日，始到達長廣郡的牢山（即嶗山）登陸，時為東晉義熙八年（四一二）七月十四日。

法顯登陸後，接受長廣郡太守李嶷的供養及徐州刺史劉道鄰的安置。次年夏天，佛陀跋陀羅禪師仰慕其名，邀請赴建康道場寺譯經。

法顯在建康先後譯出《摩訶僧祇律》、《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》、《大般泥洹經》、《雜阿毗曇心》、《雜藏經》、《方等泥洹經》等六部六十三卷，並將西行求法的所見所聞撰成《佛國記》一書。

縱觀法顯求法的艱辛過程及返國譯出的經典，其對佛教的貢獻是深遠的，所攜回並譯出的律典，成為晉唐之際僧尼最流行的戒律。在所譯出的《大般泥洹經》中，提出一闡提也有佛性，也能成佛的理念。在《佛國記》中記載著五世紀時代有關西域、中亞、印度等諸國的佛國勝境及風土民情、大小乘佛法流布的大要、佛塔僧舍的宏偉建築、數千僧侶出入其間的壯觀景象等等，不但忠實地紀錄當世的佛教史蹟，同時也啟發了後人如玄奘、義淨等，相繼投入西行求法的壯舉。

法顯從嶗山登陸返國至今剛好屆滿一千五百九十年，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僧伽旅行家、譯經師，由北京社會科學院和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共同籌備的「法顯與中國文化——紀念法顯赴印度取經由嶗山登陸一五九〇周年學術研討會」，於今年（二〇〇三）九月九日在青島黃海飯店盛大揭幕。

研討會分四場，第一場由中國社科院黃心川教授主持，法鼓山聖嚴法師作主題演說，題為「法顯大師對於漢傳佛教文化的影響及啟示」（先在九日晚宴前發表）。另一主題演說是楊曾文教授的「東晉佛教翻譯家法顯及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貢獻」（十日早晨發表）。

第二場的論題有黃心川的「法顯《佛國記》所載印度超日王時期佛教盛衰情況分析」，李志夫的「試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」，樓宇烈的「法顯譯佛說《大般泥洹經》與佛性說的傳播」，曲寶光的「嶗山佛教發展史略」等。

第三場與第四場安排在十日下午，且各分兩組，大陸的學者所提論文總計十五篇，台灣的學者共提交七篇，除了聖嚴法師和李志夫所長之外，尚有副所長惠敏法師的《摩訶僧祇律》私記與法顯之律學背景」，蔡伯郎的「《大般泥洹經》一闡提思想研究之評析」，陳清香的「從《佛國記》看五世紀前後《佛本生經》與佛傳故事圖像的流傳」，吳永猛的「法顯時代的經濟社會之探討」及周伯倫（人未出席）的「法顯西行求法與佛教邊地意識」。

二十餘篇論文在下午六時結束宣讀並討論。第二天一早與會大眾便乘車赴青島風景區嶗山，為法顯的銅像落成舉行揭幕儀式。當服務人員將蒙蓋法顯銅像的紅布

揭開的一剎那，眾人掌聲響起，一尊連底座高達六米五的法顯雕像映入眼簾，令人目光一亮。

雕塑法顯鉅像是楊曾文教授的提議與策動，在有關單位的協助下，嶗山風景區管理委員會委託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製作，在陳堅教授的主持設計下，搜集資料加以圖繪定稿塑模翻銅，費時三個月終於完成此一高四米，重三點五噸的青銅雕像。

銅像取立姿，右手以樹枝為錫杖，右足向前，迎風昂然而立，圓頂的僧相，髭鬚滿腮，反映出在航程中與大海搏鬥求生存之無懼和堅定，身上所著寬大的僧袍，袖口長衫向後大幅浮飄，形成大皺褶，自然而貼切，寫實而唯美。只可惜僧袍的式樣未依五世紀時的流風，而採宋元以後的僧袍造型，交領右衽的漢式服，外披方格水田袈裟，以環扣扣住衣角，這是法顯時代尚未流行的穿著式樣。

僧服雖略嫌美中不足，但法顯面部的堅毅表情，雙足雙手分開的立姿，均代表著一代高僧為法不顧險阻，勇往前進的大無畏精神，令人感動。就神韻而言，這是一座能充分表現法顯精神的成功雕像（見封面）。

底座是花崗岩石材，方形四面除背後銘刻文字說明之外，正面刻乘船登陸，兩側面刻赴印度取經及返國譯經，均以漢代畫像石的雕刻手法呈現，極富山東當地特色（見封底及插圖）。

